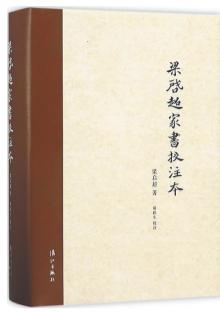


H 百味书斋

明斋

梁启超家书



《梁启超家书校注本》

死的非凡情感，今日读来，依然令人情热感动。

李蕙仙，原名李端蕙，年长梁启超四岁，贵州贵阳人，出身名门，知书达礼，其父亲李朝仪是清道光二十五年进士，官至顺天府尹，其堂兄李端棻曾任礼部尚书。1889年李端棻主持广东乡试时，见梁启超才华横溢，器宇轩昂，从众多士子中颖锐而出，后来一番晤谈，更加激赏，便从中作伐，将待字闺中的堂妹李蕙仙许与梁启超为妻；1891年11月，19岁的梁启超和23岁的李蕙仙在北京完婚；1896年梁启超赴上海创办《时务报》时，李蕙仙随夫到上海参与创办上海女子学堂，并亲自担任学堂提调（即校长），是中国第一位女子学校校长。非凡之人，当有非凡之才识谋略与胸襟气度。梁、李二人，伉俪情深，悦纳互助，患难与共，肝胆相照，此一壮举，不啻千年中国夫妻恩爱之佳话，亦闺帷之中铁肩道义之传奇。■

H 文化评弹 林楠 沃霍尔画中的梦露

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安迪·沃霍尔创作了作品《玛丽莲·梦露》，为纪念那个好莱坞明星。许是她凄惨的故去触发了安迪·沃霍尔对物欲横流，消费主义膨胀的美国社会的思考。在这幅作品中，他采用当时正流行的漏印技术，将梦露印在色泽俗艳，质量粗鄙的印刷版面上。当梦露招牌的微笑出现在廉价的印版上，她的迷人性感便沦落成了庸脂般的讨好。她似乎讨好每一个观赏她，把她当作商品的人。而这幅画中，她象征的是满足消费欲望的肤浅廉价的符号。

在当时美国男性观众的记忆里，梦露的身影是挥之不去的，出现在每个深夜桃色的梦里。她也许化身为在某个幽深巷口徘徊的午夜玫瑰，当12点钟声敲响时候，穿着高跟鞋摇曳生姿地向人们走来，你似乎还能闻得到她身上若即若离，似有似无的香水味。当你走过电影院，街角甚至是地铁站，你一眼都能瞥得到她。那饱满红艳的双唇，恣意地盛放在每一个报纸版面与电影海报上。

而这样的美艳绝伦，却不是安迪·沃霍尔想要表达的主题。当梦露面容被油墨暗影般布置在画布上，观众最直观的印象是这令人懊恼的重复，低劣和不合时宜的夸张色彩。而把这幅作品放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去揣摩，安迪·沃霍尔的表现手法似乎又是不言自明的。在20世纪的下半夜，商品化的泛滥掀起了消费主义的狂潮。一切皆可做商品，当这种思潮像病毒一样侵入到人类的大脑，就会产生反噬的情况。在这场噱头中，女性的身体变成商品化的阵地，梦露作为当时冉冉上升的一颗好莱坞艳星，关于她身体的营销不胜枚举，而这背后的意图是满足更多男性观众的窥探欲，吸引更多的消费。

当你长久的看着《玛丽莲·梦露》这幅作品时，你会少有感官上的真正愉悦。安迪·沃霍尔的作品显然在拒绝着美化的语言，他的梦露不是缪斯，不是完美的大众情人，而更像是一个本来有着灵魂的人被过度消费后，只剩下枯槁无物的身体，却乖嘴蜜舌。

这样的梦露永远笑着，邀请着你去观看她，购买她，消费她，占有她，但不是爱她，了解她，守护她。

如果说沃霍尔想用这件艺术品表现美国社会商品化的现实，相比于选择沙丁鱼罐头当作主题，《玛丽莲·梦露》更像一个在消费主义风靡的社会里的献

祭品。物质化的社会如何在笑意和欢呼声中，噱头与簇拥者中，将人的灵魂物化，最后摧毁。《玛丽莲·梦露》是对大众流行文化风靡现状的表达，但也无处不弥漫着沃霍尔对商品化美国的辛辣讽刺。■

H 如歌行板 陈波来 堤岸半日

在胡志明市喧闹的范五老街休闲两日后，我们打车去了五公里外著名的堤岸。那天正好是大年初一。

“到了堤岸。……这些美国式的大马路上电车、人力车、汽车川流不息”（引自王道乾译本，下同），玛格丽特·杜拉斯在为自己赢得盛誉的自传体小说《情人》里，写到堤岸之初，就对其彼时的繁华作了这样一句概述。在梁家辉主演的那部同名影片中，一辆闪亮的黑色豪车徐徐驶入繁忙而不凌乱的街市，一身白色西装的他将身穿浅色真丝连衣裙、头戴一顶黑色宽饰带的男式毡帽的她，引进那间临街的有百叶窗的小屋。“房间里有焦糖的气味侵入，还有炒花生……”广味的稀粥、烤肉、草药、茉莉花、尘土、烧香、木炭火等各种味道。

带着对这些文字和影像的深刻记忆，我们朝觐般地赶往堤岸。出租车停在一快粤菜中文的招牌前，我们半信半疑地下了车。试着用夹生的粤语向路人打听，竟然听到流利的粤语回复。人家问来堤岸要去哪里，一时心热，脱口就说要去西贡河。对，西贡河还在，小说里电影里，她和他就是在渡船上相识。

堤岸之名，得来于华人世代在西贡河两岸筑堤防洪。这些自称越南明乡人的华人，其祖先可远溯至17世纪下半叶南渡而来、由高雷廉总兵陈上川等率领的三千南明遗民。到19世纪末，西贡已一跃成为“东方巴黎”，华人聚居的堤岸则最为富庶。我看上上世纪六、七十年的一些老照片和纪录片断，彼时的堤岸，洋房洋车满街可见，男女着装时尚，骑行几乎没有自行车，全是各种进口摩托车……堤岸的越南语名称为“Cholon”，意即“大市”。作为越南最大的华人区，来自闽、粤、琼等地的华人，几百年传接下来，蔚为大观。据称1975年越南统一前，仅堤岸的华人就多达一百五十万人左右，差点占了西贡人口的一半。

我们朝西贡河边问边走。大街上摩托车流轰轰来去。一些路口渐渐人多，好几家卖彩票的店铺开着，其中一家柜台前面贴了两行大红字：马无野草不肥，人无横财不富。的确，贴出来的就是“野草”。当柜台上的伙计忙碌着、衣着普通的人们专注地等候着那几张所买的彩票到手，谁又在乎“野草”和“夜草”的区别呢？附近几家店铺，当街挂满的红灯笼还在，却大门紧闭。沿岸的铺面全关了门，一条街一条街地空着。直到无意中走进福建二府（泉州、漳州）会馆、堤岸最有名的五家会馆之一，在熙熙攘攘的红男绿女中，才有了点重获人气的感觉。虽然历经四十多年的种种变故，堤岸的华人锐减，但还是有五十万人之多。



越南堤岸风光

在会馆门口，我们有幸认识了林先生和林太太。知道我们来自海南后，执意叫出租车送去海南会馆。林太太更是不顾炎热，一次次走到前面的路上拦车。他们都是地道堤岸人，在西贡解放之前避走澳洲，现在退休后每年回来一趟。林先生还是澳洲政府委任的太平绅士，现在网上推出普通话教学课程，专为华人子弟和热衷于中华文化的海外所开设，可谓功德之举。林先生他们似乎给我们带来了好运，无论是稍后海南会馆里那位祖籍文昌翁田、却从未回过海南的掌簿的女士，还是为我们叫车并再三嘱咐司机的年轻的饮料店老板等，都给我们热情与无私的帮助，让我们对堤岸的回忆，多了一份感动。兴许，堤岸人骨子里的对于血脉的认同和亲近，才是汩汩流淌在堤岸世界的一道活水。■

H 市井烟火 王红雨 平行宇宙

外头阳光充沛，捧杯热茶隔着落地门窗望出去，瞅得见后院杉树下冒出的几丛绿，高的是水仙，矮的是风信子，一整个冬天来风雪折断的枯枝也散落着。感觉上是晴暖的初春好天气。

推开门在院子里站一会儿，清风吹面不寒，鸟啼清脆，红枫树的小绒花在阳光里轻颤。如若视线转移，离开美国主流媒体铺天盖地的疫情报道，或中文微信里殷殷关切的亲人转来的各种疫情文章，眼前则真真切切一派宁静祥和，仿佛是另一个时空。

“Alternate Reality”（替代现实），“Parallel Universe”（平行宇宙）——这些日子这些字眼频频从脑海里冒出，也不由想起一部小说《The Time Traveler’s Wife》（时间旅行者的妻子）。小说里的男主人公因为自身的基因紊乱，会身不由己地穿梭到不同的、与其它人生体验有所关联的时空，至于何时发生、去往何地以及停留多久，都由不得他掌控，他不能改变已发生的现实，亦不能扭转未来。如此，过去和现在的时光交织，此处和他处的空间并行，离别、等待和回归的交融，构成了叙述，这其中包含难以躲避的伤痛和尴尬，也渗透意外收获的甜蜜和温情。这是虚拟故事，又是现实隐喻。

这部全美畅销且被好莱坞拍成电影的小说，其作者生活在芝加哥，故事也是以芝加哥为背景。去年夏天，我和从上海过来的好友闲逛芝加哥，就信步来到这个故事中古朴典雅的图书馆。小说里，1991年，男女主人公在这里遇见，28岁的他是这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，20岁的她是艺术女青年；这次邂逅在他看来是初遇，然而她却已然熟知并爱着他多年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时空穿越并不像时下的一些影视偶像剧全然是轻松和浪漫，而是也寓意着生活中的沉重和黑暗，比如，人生中可能遭遇的随机，无常，甚至厄运。只是，爱的力量，自始至终都是故事高举的火炬。爱带来温暖，爱带来成长，爱带来超越。就如故事结尾，男主人公在给女主人公长长的遗书里的最后一句：

It is dark now, and I am very tired. I love you, always. Time is nothing. (天黑了，我也很累了。我爱你，一直都爱。时间，不算什么。)

如今回想那个和好友一起游逛小说背景中的图书馆的夏日，似昨日又像久远以前。上个月初好友因事又匆匆辗转从上海飞抵芝加哥，经历美国机场疫情检测和寓所隔离，待了几天又匆匆辗转飞回上海，再经历一番中国机场疫情检测和居家隔离。如此这般，也算实现了地球两边疫情无缝对接。那日，她打了电话过来算报到也算辞行，言语里满是对留在芝加哥的儿子的牵挂！■